

紅旗譜



电影文学剧本

紅旗譜

(修訂本)

梁 斌 原著

胡 苏 凌子風改編

北 京 出 版 社

紅旗譜 (电影文学剧本) (修訂本)

梁 斌 原 著
胡苏、凌子風改編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 3 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95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· 印张: 2 2/16 插页: 2 插图: 2 · 字数: 47,000
1959 年 7 月第 1 版 1962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: 27,001—36,000 册

統一书号: 10071·413 定价: (7) 0.35 元

序

一

滹沱河，河水翻騰咆哮着流向远方。

叠印字幕：

一九〇一年

老树枯林，迎着颯颯秋風。

一只龐大的古钟座落在千里堤上的老树旁。钟上挂滿綠色的釉斑，隱隱可以看出“大禹治水”的花紋。

两个十几岁的孩子，虎子、志和紧依在钟边下着棋，但不时抬眼专注地望着千里堤的那一方，显然他們的心不在棋上。

一个普通的农家院中。

朱老巩挽辮裸臂，猛力地磨着一口鋤刀。

严老祥蹲在旁边，吸着旱烟，以息事宁人的語气劝說着：“老巩兄弟！为了那口钟，跟馮兰池豁命，犯得上嗎？这可不是头两年鬧义和团，打洋鬼子。咱惹不起……別惹吧。”

朱老巩憤憤地說：“馮兰池橫行霸道，他想砸钟灭口，存心想霸占河神庙前四十八村的公产，我不能不管。”继而又說，“大哥，咱們朱、严两家可是几代的世交了，說別的，我听你的；这个，我拿定主意了。馮兰池再厉害，就是火坑，我也跳了！”

严老祥被这番話所激，也下了决心：

“好兄弟！你要这么說，我也不能看着你一个人为大伙去跳火坑。”

古钟旁，正在下棋的虎子、志和突然惊起，虎子急忙繞到钟后向千里堤上了望。

虎子：“志和，你看！”

志和順着虎子手指方向望去。

远处，地主馮兰池率領一伙人直奔堤上而来。

虎子：“志和，快給我爹报信去。”

志和应声跑去。

虎子轉身紧貼着古钟，像一个卫士怒視着奔来的那一伙人。

朱老巩正在聚精会神地磨刀，鋤刀在磨石上沙沙作响。

虎子姐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，神情忧郁地从里屋端着两碗粥走向老巩、老祥。

虎子姐：“爹，大伯，喝碗粥吧。”

老巩粗声回答：“不喝！”

老祥：“我也喝不下，姑娘，端回去吧。”

志和从院墙外急急奔来叫道：

“老巩大伯，砸钟的来啦！”

老巩一听猛抬身吼道：“好哇！有我朱老巩一口气，馮兰池他就別想砸这口钟！”說着提起鋤刀迎向志和，“虎子呢？”

志和：“看着钟哪！”

老巩說声：“走！”大步急急走去。

志和叫声：“爹！”也随着跑去。

老祥、虎子姐紧随着走去。

四十八村的群众正涌向河神庙前。

一个一个的农民现出激怒的脸色。

两铜匠有些畏惧了，扶锤后退。

众人闪开，被家丁前呼后拥着的地主馮兰池手托画眉簪子走上庙台。馮兰池喊：“给我开锤！”

铜匠们应声脱衣，掬起大锤。

“住手！”喊声中，朱老巩提钢刀奔来。

铜匠们大锤举至半空惊住，停下。

馮兰池、李德才转头惊望。

“谁敢砸钟！”朱老巩喊着直奔上堤。

“怎么？朱老巩，我砸钟卖铜顶公款。你要是不让，那你把全村欠下的赋税银子都给拿出来！”馮兰池说完伸手逼向朱老巩。

朱老巩就势一把抓住馮兰池喝道：

“姓馮的，你来看！”说着将馮兰池拉到古钟前，指着钟上的铭文，“这上面明明刻着……”

钟上的铭文宛然可识。

朱老巩念道：“……明朝嘉靖年間，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恐日后无凭，鑄钟为证。”

朱老巩念毕，一个虎步窜上钟台問馮兰池：

“哼！你想一人专权，出卖古钟！”说完一松手将馮兰池踉跄推出好远。

馮兰池无赖地：“朱老巩，这铜钟是鎮井鎮上的庙产，我有紅契在手……”

李德才赶紧凑过来，掏出契約递上。

馮兰池將契紙揭開，叫道：

“你敢造反，你睜開眼看看！”

朱老巩一個箭步跳下鐘台，伸手奪過契紙走到鄉親們面前，
高聲地：

“鄉親們！”

眾鄉親頓時鴉雀無聲。

朱老巩：“誰不知道這河神廟前後四十八畝地是咱們四十八村的公產？馮兰池仗他當了鄉長，一手遮天，想把這公產變成他的私產了！”

一鄉親高聲應道：“變不了哇！”

又一鄉親叫道：“那張紅契是馮兰池假造的！”

严老祥振臂高呼：“扯了！”

鄉親們齊聲應和：“對！扯了，扯了！”

朱老巩噼噼几下撕碎契紙扔到馮兰池面前。

馮兰池惱羞成怒地：“朱老巩，你敢造反，你還有大清的王法沒有？”又轉身向銅匠們嚎叫道，“天塌了有我馮兰池頂着！誰敢不讓砸鐘！給我砸！”

朱老巩搶上几步躍上鐘台，忽地將鋤刀舉過胸前吼道：

“誰敢砸鐘！沖我這口鋤刀說話！”

虎子跳上鐘台，擋在朱老巩身前大聲地：

“誰敢砸鐘！我跟他拚了！”

严老祥緊跟着跳上去：

“虎子！我看他們誰敢！”

鄉親們個個義憤填胸，馮兰池一伙狼狽不堪。

忽听得馮家跑腿刘二卯的聲音：“老尙爷爷到！——”

一位身穿长袍馬褂，手持念珠，道貌岸然的老者徑直穿过众乡亲走到钟台前。

馮兰池上前屈膝請安。

严老尙环視一下，走近朱老巩。

严老尙：“你們这是干什么？青天白日的在这儿耍把式啊？招来了这么多人也不怕人笑话！”

朱老巩：“馮兰池要霸占河堤四十八亩公产，还要砸钟灭口，我替大伙抱不平！”

严老尙：“我就不信馮兰池敢把这口钟砸了！兰池，把你的人都給我带走。”

馮兰池假意听从。

馮兰池：“是！”随又向手下人揮手，“听老尙爷的話。”

馮兰池帶着一伙人在乡亲们們的目光監視下退走。

乡亲们們也逐漸散去。

严老尙轉向朱老巩：

“嗨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犯得上动鋤刀。拿来！”严老尕拿过鋤刀交給手下。又劝解地：

“走，咱們爷俩喝两盅去，有什么事再慢慢商量。”

說完拉着朱老巩走下长堤。

馮兰池、李德才等尙未走远，回头見朱老巩已随严老尕走开，乡亲们們也已散去，馮兰池返身揮手低促地：

“动手！快去！”

李德才帮腔催促，刘二卯等提錘奔向古钟。

銅錘相繼砸在古鐘上。

朱老巩聞聲站住，怒目對嚴老尚：“好呀，原來你們是調虎離山！”說着，一把推開嚴老尚。

嚴老尚被推倒在地。

朱老巩急步奔向古鐘，眾人緊跟着。

銅錘下，古鐘已片片裂散。

李德才慌忙走近馮蘭池：“東家，咱們快走吧！”

馮蘭池揮手叫聲：“走！”

劉二卯等簇擁着馮蘭池沿堤揚長而去。

朱老巩、嚴老祥等追上堤坡來，望着馮蘭池等逃走的方向，朱老巩厲聲喊道：“哪兒跑！”

眾人隨着朱老巩直奔過去。

突然，朱老巩身體一幌，眾人驚住。

朱老巩雙腳顫抖，一口鮮血順嘴角流下，老巩搖晃倒下。

嚴老祥、虎子姐忙上前扶住。

嚴老祥：“老巩兄弟！”

虎子姐：“爹！……”

二

朱老巩家里。

嚴老祥父子、虎子姐弟圍着垂危的朱老巩。

朱老巩掙扎着對虎子姐弟說：“……記住，久後一日，只要

有一口气，就要替爹报仇！”

丧幡在秋风中飒飒飞转。

虎子姐弟重孝跪在朱老巩新坟前。

严老祥父子和众乡亲们在坟前垂首而立。

虎子慢慢抬起头来，泪眼中显出无比的仇恨。

深夜，馮家正厅大门口。

刘二卯轻轻敲着门。

大门半开，露出了馮兰池阴沉的脸。

刘二卯卑下地叫声：“东家！”

馮兰池递过一把匕首凶狠地：“斩草除根！要心灵手快！”

刘二卯接过匕首，应了声：“是！”用手试着锋刃。

朱老巩家。

微弱的倒头灯映着墙上朱老巩的灵牌。炕边放着老巩的荷花搭毯。

炕上，虎子姐弟酣睡着。

砸门声，虎子姐惊醒。

薄门板被推得嘎嘎作响，夹杂着刘二卯叫声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虎子姐惊呼：“虎子，快！”

虎子姐弟翻身而起，退到桌边。虎子顺手抄起一把斧子。

门被踢开，一个抹着锅灰脸的人探身而入。

虎子搜头一斧，斧子“咔嚓”一声剁在门板上。

黑脸汉吓得连忙一闪，举刀向虎子姐弟扑去。

虎子姐见势连忙迎上，转头急喊：

“虎子，快跑！”

虎子应声夺门而出。

黑脸汉叫声：“哪儿跑！”窜出门外紧追。

虎子姐刚冲到门口，刘二卯突然闪进来挡住了去路。

虎子姐一惊，倒退进屋，刘二卯步步逼近。

刘二卯突然向前，拦腰抱住虎子姐。

虎子姐奋力挣脱，退到桌边，刘二卯兽性的眼紧盯着。

刘二卯猛冲过去，桌翻灯倒，只听得虎子姐凄厉地叫声：

“救命啊！……”

三

千里堤。

严老祥夫妇、志和等伴送着虎子姐弟走到堤边。

老祥奶奶抚摸着虎子：“虎子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可记住带个信呀！常话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。你爹妈死了，还有我挂着你啊！”

虎子失声地叫了声：“大娘！”一下子扑进老祥奶奶的怀里。

严志和激动地：“走几年你可要回来啊！”

虎子抬头答应着。

严老祥看了看天色：“天大亮了，走吧！”帮虎子背上褡裢又叮嘱，“孩子，挑往北的道走，记住你大娘的话，你们朱家可就是你这么一根苗啦！走吧！”

虎子应声转身走开。

虎子姐一见，心碎地喊着：“兄弟！——”冲了过去。

严老祥忙上前叫住：“闺女！——”

老祥奶奶拉住严老祥：“让她去吧！让他那可怜的姐姐送他

几步吧！”

虎子姐弟并肩走着。

虎子停下来：“姐姐，别送了。”

虎子姐哽咽地看着虎子：“虎子，走吧！哪儿的黄土不生芽，记住，虎子……爹的仇！……”

虎子喊声：“姐姐！”扑到姐姐身上，姐弟抱头痛哭。

虎子泣不成声地：“姐姐，……逢年过节，别忘了给爹坟上添把土！”

虎子姐忍住悲泣：“嗯，……走吧！虎子。”

虎子转身向远方走去。

虎子姐失神地凝望着。

虎子茫然地走着。

虎子姐孤伶伶地停立在堤上。

虎子渐渐走远。

虎子姐惨叫一声：“爹！”一下子扑倒在地。她慢慢抬起身，两眼恐怖地瞪着……。

滹沱河的急流撞击着堤岸。

第一章

四

保定車站前。

廣場上攤販林立，一片熱鬧景象。

疊印字幕：

二十五年后， 一九二五年

汽笛狂鳴。

車廂內。

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壮汉子凭窗而望，他在沉思着。

这个粗壮汉子不是別人，正是虎子。現在他的大名叫朱老忠，二十五年过去了，他已經四十来岁，恰似父亲当年模样，只是头上戴着东北那种狗皮护耳帽。从他臉上，依然可以看出：有火性，慷慨仗义的性格。現在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来了。

車輪飞轉。

朱老忠站起来收拾行囊。

火車逐漸減低速度，开进車站。

廣場上人們正圍住一个大鼓攤听唱。

一个穿着粉紅长衫的女艺人正在有声有色地唱着《朱老巩大鬧柳林鎮》。

朱老忠已帶領妻儿下了火車，边走边指着站外对大儿子大貴說：

“往那边走就是咱們的家。”

大貴：“多熱鬧。”

朱老忠指着一個老人手中之物說：“這是保定有名的鐵球。”

朱老忠一家走到收票口，收票人問：“票！”朱老忠：“四個！”說完領着妻兒出站。

站外小食攤前。

一籠包子正在散發着熱氣。

朱老忠：“來，吃幾個包子。多少錢一個？”

賣包子的：“一大文一個。”

朱老忠掏錢：“來六個。”隨即遞給妻子和孩子們：“吃吧！”

大鼓攤上，女藝人繼續唱着：“朱老忠舉刀護鐘……”琴師熟練地撥動着琴弦。

曲聲傳來，朱老忠凝神靜聽，轉頭對大貴：“唱你們爷爷的事。”

茶攤上。

嚴志和正在喝茶。曲聲傳來，他抬頭傾聽。嚴志和和朱老忠年令相仿，看見他，就想起朱老忠生前知己，那個忠厚老實的農民嚴老祥。

朱老忠一家走近茶攤。

茶販叫賣着：“大碗茶！”

朱老忠停下：“掌櫃的，來兩碗茶。”

茶販：“好嘞，您請坐。”

嚴志和已喝完茶，起身讓座道：“來，這兒坐……”

朱老忠：“您坐……”

“我喝完了。”严志和打量了朱老忠一眼又問，“你們打哪儿来？”

朱老忠沒有細看对方，随口答应：“关东。”

严志和关切地問：“跟你們打听打听，关东好混嗎？”

朱老忠：“唉！这年头到处兵慌馬乱的，还是本乡本土的热乎。”

严志和道声再見轉身走去。

朱老忠若有所思地起身望去，严志和已背着褡裢挤入人群中，褡裢上赫然四个大字：“鎖井鎮严”。朱老忠看清后連忙追去。

朱老忠挤进人群，一把拖住严志和：“嚶，你姓严？”

严志和回头：“是啊！”

朱老忠激动地：“你認識我不？”

严志和困惑地看着他。

朱老忠亲热地搖撼着严志和叫：“志和！——”

严志和似乎突然想起，喜出望外地：“你是虎子哥嗎？”

朱老忠：“是我！”說完挨着志和挤出人群，走到一辆馬車旁。

严志和：“二十多年，二十多年哩！連个音信都沒有？”

朱老忠：“咳！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年啊！我在外边，今天上山挖药，明天下河打魚，不是打短工，就是扛长活，哪有个准地方。可我一想到咱們家乡，我的心也是一剜一剜的疼啊！”

稍停，朱老忠問：“嚶！馮兰池还在？”

严志和：“在！活得結实着哩！”

朱老忠：“他活着就好。我朱老忠和他有算不清的賬。让他等着瞧吧。出水才看两腿泥呢！”

这时，朱老忠突然想起：“兄弟，你这是要上哪去？”

严志和：“我去闖关东。”

朱老忠：“闖关东？你也要闖关东！为什么？”

严志和黯然不語。

朱老忠：“咳！你說呀！”

严志和叹了口气。

朱老忠：“你看你，还是小时候脾气，一錐子扎不出血来。到底为什么？”

严志和：“咳，甬提了，你看咱还能活嗎？”

朱老忠一惊，問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車站值勤搖动開車鈴，催促旅客上車。

严志和轉身要走，朱老忠一把拉住。

严志和犹豫地：“大哥，我……”

朱老忠：“干什么？不走。跟我回去！”說完不由分說，挽着志和走去。

五

大路上，一挂大車，車上坐着朱老忠全家和严志和。

严志和：“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，动不动就找咱穷戶人的岔，欺侮咱，天下都是人家的。”

朱老忠：“怕他干什么？我回来就是要瞧着他，等着他。一辈子的仇十輩子忘不了，看他有多大能耐。”

严志和：“我的大哥呀！咱干得过人家嗎？”

朱老忠：“我朱老忠不行；还有我儿子，孙子。——噯！我那老姐姐呢？她还过得好吧？”

严志和：“唉！早沒啦！”

朱老忠“啊”的一声惊住。

严志和：“就在你走的那一天，她就跳了河了。你家那二亩地，也叫老狗給霸占了。”

朱老忠陷入憤怒的沉思中。

車上的人都默然无語。

大車已接近馮家大門。

這還是一座明朝留下來的宅第。門檐糟朽了，磚石還結實。牆山高厚，上下馬石、旗杆石分列兩旁，仍然保留着當年騰達一時的气派。

严志和喊：“停！停！”

大車停住，严志和下車對朱老忠一家說：“下來！下來！”

朱老忠：“怎么啦？”

严志和：“還是那老規矩，過他家門口都得下車。”

朱老忠一肚子的火像炸開了似地：“什么？如今是民國了，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這個規矩！”

這時馮蘭池、李德才正在大門口。馮蘭池已經六十多歲了，比起二十幾年前更加陰狠毒辣。

朱老忠命令地：“志和，上來！”

貴他娘：“他大叔你上來吧！”

大貴：“大叔，你上來，咱們不怕他！”

严志和猶豫了一下爬上車去。

朱老忠揚起鞭子，唰地一聲抽下來。

拉車的牲畜揚開蹄子飛跑，大車直奔馮家大門而來。

馮蘭池驚詫：“敢！誰這麼大胆，還有什麼王法！二卯，給我截住！”

劉二卯吆喝着：“站住！——”奔下台階，搶上前抓住轡口大